

不让传统文化只剩背影

据报道,距离春节还有十几天,山东济南已开始举办年味十足的迎春民俗文化活动。在一处插满蝴蝶、大刀、美猴王等造型糖画的展位前,围着不少小朋友。这个展位上不仅有糖画,还有传统手工吹糖人等。

这些年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不该丢失的文化”“不该丢失的传统”被丢在了岁月的深处,“春节的儿时记忆”越来越遥远,很多民俗传统渐渐远去,很多传统民俗束之高阁,很多传统文化只剩背影,让人们普遍感觉“年味淡了”。

春节是中国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也象征团结、兴旺,对未来寄托新的希望的佳节。要留住优秀传统文化的记忆,春节就是一个最好的载体。对于春节,无论男女老少,都有着一份情有独钟的期盼。我们应把“传统的民俗”搬出来,不让“记忆中的春节”落满尘埃。让“中国年”更像“中国的年”。

写福字、贴春联、挂灯笼、互拜年、走亲戚、舞龙狮等,一系列热闹狂欢的民俗表演,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原汁原味的民族盛典,点燃了广大群众欢度节日、激情参与的文化热情。年味和文化交织在一起,年味更加浓郁香甜,传统文化也得到了积极推广,群众也乐不可支,真可谓一举多得。在年味渐淡的城市里,这些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唤醒的不仅是我们的儿时记忆,更是对传统文化传承的自觉。

为此,过春节就应该像山东济南那样,把迎春民俗活动“搞起来”。过年的年味,一定要有多样性的民俗活动来渲染。金色锣鼓敲起来,幸福歌儿唱出来,红灯笼挂起来,欢快秧歌扭起来……可以说民俗活动是年味浓的“添加剂”。同时,要挖掘民俗文化资源,汇聚多种文化载体,采取多种形式,活跃节日文化,要积极鼓励群众积极参与。特别要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拿出来,达到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要结合“三下乡”活动,开展文化进农村、进社区,使群众感受到特色鲜明、别样浓郁的传统文内涵,用丰富多彩的“文化年

货”,让节日文化生活更充实、更多彩,让年味十足。

春节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信仰和梦想,象征着团圆的节日,是我国传统节日的典范,是属于中国人特有的节日。我们在享受亲人团聚快乐,品味浓浓的年味时,还得想办法留住春节文化的根,让春节文化的精髓永远传承下去。对春节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民俗和情结的传承,更是中国文化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传递,我们要继承和弘扬春节传统文化,守住中华民族传统记忆,用实际行动守住自己的文化家园。

福建省龙岩市 程辉

有偿阅读类APP须深耕市场

“看新闻,赢好礼,宝箱、福利等奖励让阅读变得更有价值”“阅读新闻,零钱到手”“邀请好友一起看,有趣还有钱”……近年来,国内涌现出一批有偿阅读类手机APP,其一大杀手锏无外乎通过现金补贴方式来吸引用户阅读平台上的内容和广告。还别说,如此运作模式颇受拥趸,尤其相关APP运营者采取鼓励用户签到、邀请好友、好友阅读奖励等方式,使之异军突起,成为市场上的现象级事件。

从曾经的免费阅读到如今的阅读还能赚钱,有偿阅读类APP在市场拓展上的积极创新,无论对于他们自身还是广大受众而言,皆可谓互惠互利。它相当于减少了内容流转的中间环节,将以通过门户网站、渠道购买流量的成本直接返还给了用户,这样一来,APP运营者的业务拓展开销并未过多增长,相应地还刺激了受众的阅读与分享欲求,增加了用户黏性,从而有助于此类APP在市场缝隙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立足点,进而有条件谋求更宽、更远的出路。

如果说,此类APP所推出的阅读内容货真价实,受众花费时间、精力阅读后的确能够读而有获,那倒不失为美事一桩。但现在的问题是,不少有偿阅读类APP运营过程中重“流量”轻“质量”,以致被受众指责传播内容低俗、低质、标题党,甚至有些已经触碰法律底线,

出现内容侵权等相关案件。不只是内容质量不高,颇遭网友抱怨的还在于有些有偿阅读类APP的现金补贴“套路太多”,所谓的补贴微乎其微,几乎沦为噱头。难怪,有人为此感叹,“读些没营养的文章一点用处都没有,还不如用那些时间好好找点事情做”。

置身于移动网络时代,令人头疼的不是无内容可读,相反,恰恰是资讯的泛滥。某种程度上,正是基于资讯的泛滥,才使得人们的阅读专注程度与分析思考能力趋于下降,有价阅读类困于稀缺,虚浮官从充斥于我们周围。在此意义上,有偿阅读类APP以现金补贴等方式拓展其市场领地固然没错,然而绝不能只追求自身经济利益而不考虑社会责任,不能在这个资讯泛滥的时代变本加厉地炮制文化垃圾,干扰甚至剥夺人们正常的阅读生活。

今后,有偿阅读类APP能否行稳致远,窃以为,不仅仅看其现金补贴上的实力,还得看它能不能够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深耕市场。这说到底,需要APP经营者准确把握目标用户群体,不能满足于造噱头、充当低俗无聊内容的“搬运工”,而要在产品精益求精上下功夫,努力把更优质的内容、更优质的服务奉献给用户,有意识地引导用户在与APP打交道过程中不断增强其网络文化素养,与APP及其经营者一道健康成长。诚所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有偿阅读APP的经营管理者只有以更深刻、对用户更负责的姿态打理日常业务,市场才可能回馈其以预期中的良好结果。

山西省长治市 周慧虹

互联网下的诗歌也要有诗意美

曾经“边缘”“小众”的诗歌,如今正不断升温——古典诗词图书、中外经典诗歌集成出版市场热门领域,各类诗歌在中国多个城市陆续亮相,“睡前读诗”“为你读诗”等公众号给诗歌传播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然而,诗歌创作热的当下,有评论家观察到,当下一些新诗过于“口语化”,面临语言和情感的双重缺失,少了锤炼和打磨,看上去更像简单乏味的流水账。

应该说,现在诗歌有火热的迹象,像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不少诗人都开了诗歌公众号,经常看到一些诗人的作品展览。在很少读者看诗歌刊物的今天,公众号似乎成了诗人发表作品的阵地。就有诗人同我说,我们的诗歌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给大家欣赏的。我相信这话有点言不由衷,如果你的诗歌作品轻松地登上刊物,你会轻易在互联网上免费展览吗?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常常看到的诗歌至少都不是优秀的作品,轻松就能写出来的诗歌未必是精品,诗歌也需要酝酿,也需要锤炼。精品诗歌不是轻易就能创作出来的,精品诗歌不是你轻易就能看到的。

不可否认,现在不少所谓的诗歌都是“顺口溜”,都是“简单乏味的流水账”。它们徒有诗歌的形式,其实不过是“文字游戏”。复旦大学教授、评论家汪涌豪就直言,有些诗人的作品大部分是“口语叙事”,“没有生活经验,或是滥用经验;没有生命记忆,或是冒充了生命记忆,情感比较稀薄,有的沦为文字的游戏。”你看诺奖得主莫言的组诗《七星曜我》是诗歌还是“文字游戏”?我看就是“文字游戏”。比如“他的太太说他的腰不好/男人的腰不好确实是个问题/女人的腰不好也是个问题”……这是诗吗?打死我也不敢承认,这既不是诗,还充满着恶趣味。

汪涌豪认为,诗歌之所以吸引人,在于诗是语言最精致化的呈现。所谓的精致,一是语言的精致,二是诗意的精致。诗是文学当中的文学,是贵族,是精英,当然应该精致了。“远看大姑娘,近看姑娘大,果然大姑娘,果然姑娘大。”这是诗歌吗?我以为连打油诗也算不上,因为它毫无意思,何来的诗意美!更与贵族毫不相干!诗歌要有内在的灵魂厚度,诗人,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张执浩谈到,相较于小说是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对故事情节的描述,诗歌更多是唤醒我们的情感。现在的问题是,不少诗歌里的好奇心和心跳声都在不断消失。

在我看来,在互联网的当下,所谓的诗歌必须具有两大基本特点:一是语言的精炼精美,二是要有意境和诗意美。不美无诗。我们承认诗歌是感情的宣泄物,没有感情何以言诗,诗歌有“灵魂厚度”

就是要有震撼和美感。我们承认,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形式也会发生变化,比如散文种类就不断增多,但内核多没有改变,比如诗歌讲究语言讲究诗意美没变。在诗人欧阳江河看来,任何一个有出息的诗人,都会处理声音,这种声音不光是诗句在节奏上的音乐性,还有对异质性的洞察捕捉。在我看来,语言太随意,那不是诗的语言,更谈不上精炼精致。诗歌是情感的宣泄,但诗歌要有主题思想,要能打动人心。同时,优秀的诗歌要有诗情画意,就是要有意境,要让读者感到诗意美。

河北省赤城县 张魁兴

两份图书榜单的启示

日前有两份图书榜单颇令人思考的。一是某图书零售数据监测系统发布了2018年畅销书榜单,虚构类畅销书第一名是《活着》,它同时也占据年度总榜榜首。在几家主要图书零售渠道各自公布的年度榜上,《活着》均排在虚构类的前三位。另一个是某二手书交易平台推出了二手书2018年度榜单,郭敬明、韩寒等则成为“最滞销作家”,(见2019/1/15文汇报第九版文化版)

曾几何时,郭、韩二位的书可以说是“洛阳纸贵”。他们每推出一本新书都会雄霸畅销书榜单的前几名。可是,星移斗转,当今二位却成了“滞销作家”,而且是最级别的。真是应验风骚三五年啊。

说句不中听的话,像郭、韩这样的青春写手成为“滞销作家”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小说并非具有高品质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是地地道道的“快餐文学”。他们的作品像快餐一样能聊以“充饥”,但不能给人以营养,让人长成健康的体魄。他们的小说能够在当时畅销,完全是靠粉丝。他们被粉丝们真正喜欢的是偶像写手,而非偶像写手的小说。出版社呢也推波助澜,不断地包装出偶像写手,靠吸粉来使偶像写手的作品畅销起来。但是偶像推动“粉丝经济”往往会在图书市场引发“波动”。并且“粉转路”“路转黑”的速度也在渐渐加

《重估俄苏文学》：二十一世纪的重读与思考

2018年12月23日,“俄罗斯文学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重读与思考”读书活动在北京的单向空间·爱琴海书店举行。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建军携其新书《重估俄苏文学》,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吴晓都、著名作家邱华栋一起做做客单向空间·爱琴海书店,同读者进行了对话交流。在活动中,三位嘉宾与读者一起,回顾了俄苏文学19世纪以来的演变,探讨了俄苏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内在联系,品读普希金等俄罗斯作家的经典作品,以期深刻认识俄苏文学的伟大价值和有效经验。

为什么要“重估俄苏文学”——俄罗斯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

李建军:俄罗斯文学是人类文学最伟大的成就和经验之一。俄罗斯作家对人的细腻而温柔的同情,他们的巨大的人道主义情感,让人特别感动。俄罗斯文学还有非常强烈的道德热情和宗教情怀,总是表现出朴素而丰富的诗意美。此外,俄罗斯文学还表现出尖锐而勇敢的批判性精神,以及对于迫切且沉重的问题的关注。我从中学时候起就喜欢俄苏文学。读大学期间,更是阅读了几乎所有能找到的俄罗斯文学名著,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愿望,希望有一天把自己的阅读经验记录下来,与更多的读者分享。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俄苏文学开始影响中国文学。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就是在俄苏文学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们的文学观念体系和文学管理模式,都是从俄苏文学那里借鉴过来的。俄苏文学的经验曾经积极地影响过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写作。当然,俄苏文学中也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是教训,我们也需要将其作为一面镜子,来反思,来调整我们自己的文学意识和写作模式。在有人看来,俄罗斯文学的经验似乎早已过时了,失败了。事实上,一切真正伟大的文学,永远

不会过时。我希望,《重估俄苏文学》的出版,能让读者重新关注俄罗斯文学的伟大经验。这大概就是我为写这本书的初衷。

我为什么要用“重估俄苏文学”来做书名呢?一是想重新阐释一些伟大作家的经验,例如托尔斯泰的经验,契诃夫的经验,普希金的经验,重新阐释一些经典作品的价值,例如《死魂灵》《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怎么办》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包括我们过去忽略掉的一些作品,比如阿克萨柯夫的《家庭纪事》和《生存与命运》等。研究这些作家的经验,阐释这些作品的价值,可以给中国的当代作家提供一些启示和经验支持。二是想梳理和辨析那些可疑的文学观念,总结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些沉痛的教训,比如,不能简单地理解文学,不能粗暴地对待作家,不能把作家当作“同路人”,更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而是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充分保护他们写作的自由和权利。

吴晓都: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先生在他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中谈到:“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从鲁迅先生开始,到80年代,到现在,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俄罗斯文学,或者说俄罗斯文学对我们的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乃至当今的一些文艺的深刻的影响。

邱华栋:梳理近百年来新文学的发展史,1917年前后中国的新文学革命让中国的新文学焕发了生机。在这个过程中,俄苏文学可以说影响特别巨大。比如鲁迅当年就译介过俄罗斯文学的作品。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对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的翻译就暂时中断了,直到80年代之后。虽然现在西方的欧美的现代派文学比较兴盛,但俄苏文学作为翻译的参照系,还是在不断地进行着翻译。《重估俄苏文学》结合了史、评论和写作等各种元素的新文体。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每一句话都是极其真诚的,判断都是热情甚至是执拗

的,对每个作家的评判,对他们的优点、缺点的拿捏,表达得之准确和精妙。这部作品完整地覆盖了俄罗斯文学的整个发展历程和几乎所有方面的重要问题,而且观点独到精准,视野开阔博大。尤为难得的是,与普通意义的理论著作不同,李建军笔锋犀利,文采斐然,叙述趣味十足,大可以雅俗共赏,一部既有深度又亲切可人的著作。从出版形态来讲,这本书是近乎于大众的文学普及和学术性著作之间的作品,适合我们很多人来阅读。

特质与精神——俄罗斯文学中心主义与“光明梦”

吴晓都:《重估俄苏文学》对于有志于系统性地了解俄罗斯、苏联文学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导读。俄罗斯文学具有一种“文学中心主义”,这也是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传统。普希金是有民族自豪感,是有民族文化自信的作家,他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有着美好的未来是充满希望、充满信心的。这也给了俄罗斯后来的作家一个重要的审美文化启示,那就是面对困难,面对困苦的生活,要充满信心,未来是光明的。我们看苏联文学,无论是工业题材,还是战争题材的,在作品的结尾都点明希望,王蒙先生把它概括为《苏联文学的光明梦》,但是这个也是从普希金那里寻找源头的。普希金有一篇著名的抒情诗叫《致恰达耶夫》,其中有一句,同志,请相信我,迷人的幸福星辰即将升起。这个和他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是一脉相承的。虽然说他很困苦,被沙皇迫害,但是他始终对俄罗斯这个民族的未来,对自己国家发展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

李建军:俄罗斯的文学中心主义是因为文学是在生活的中心,承载了生活中非常多的内容。它是全面地、整体地、深刻地来表现俄罗斯人的生活,表现那些迫切的沉重的问题,所以说它既是文学问题,也是道德问题,既是宗教现象,

也是政治现象。俄罗斯文学的经验资源是十分丰富的,有助于我们建构一种健全的、成熟的、完整的文学观念体系。俄罗斯文学在俄罗斯文化中占据绝对中心的地位,是因为它能代表着正义,能代表着爱,表现了人类精神最美好的东西。否则无论它们在文学的意义上,在艺术的意义达到怎样的高度,也不可能占据中心的位置,也不可能受到那么多人的热爱。这就是我的一个理解。

俄罗斯文学是一种很有教养的文学。在俄罗斯文学中,看不到那种让你觉得尴尬、觉得别扭、觉得恶心的东西,渲染暴力和污秽的东西很少。同时,俄罗斯文学还是充满热情、希望和力量的文学。在优秀的俄罗斯作家的内心,无论遭遇了多么大的痛苦、不幸和灾难,希望都是在前面,拯救总是在前面,复活总是在前面。甚至俄罗斯文学在写死亡的时候,都并不是一种绝望的、阴暗的。为什么说俄罗斯文学是人类文学成就的最高代表之一,就因为它是具有教养的文学,就因为它具有净化人心和鼓舞人心的巨大力量。

邱华栋:我最近在《中华读书报》看到有一版消息:莫斯科树立了一个索尔仁尼琴的雕像,普金去参加了揭幕式,还发表了讲话。索尔仁尼琴是二十世纪非常重要的作家,在他去世后十年,他的塑像就在莫斯科街头树立,现任总统去揭幕,这是俄罗斯文学中心主义的鲜明的体现。普金非常尊重自己本民族语言的伟大作家。这也是一种哀荣,也体现了对文学的重视。当然,中国也有相似的文学中心主义,这也是一件好事。

从俄罗斯到苏联——文学的继承与改变

吴晓都:俄罗斯文学从普希金时代开始就特别相信人的力量,有着对人的关怀。俄罗斯文学,就是讲俄罗斯的现实主义,就是讲人道主义。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和

面,是不分开的。俄罗斯文学,包括我们今天谈到的苏联文学,高扬着“人”的旗帜,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人”在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中有特别的重要的地位。这样一种传统,从普希金,到契诃夫,到高尔基,一直到我们非常熟悉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2005年在莫斯科的中小学阅读大纲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又重新回到了推荐给当代的俄罗斯中学生阅读的重要的文学作品中。

李建军:我这本书叫作《重估俄苏文学》,是因为俄国文学有两面,复活总是在前面。甚至俄罗斯文学在写死亡的时候,都并不是一种绝望的、阴暗的。为什么说俄罗斯文学是人类文学成就的最高代表之一,就因为它是具有教养的文学,就因为它具有净化人心和鼓舞人心的巨大力量。

当然,苏维埃文学与俄罗斯文学中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它可能是一种转向和异化,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巨大的努力接续了传统。凡是努力去接续这个传统的作家,都创造出了足以和伟大的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相媲美的杰作。而且,作为伟大的经验,这些苏维埃作家的作品,也滋养着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例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写得非常真实,充满了悲剧感和人道主义力量。没有《静静的顿河》,就没有《白鹿原》。从我们国家当代文学中许多最伟大的作品里,几乎都可以看见俄苏文学的影响。所以,《重估俄苏文学》里面有一章,就是讲到接续伟大的俄罗斯传统。这一章里面提到了索尔仁尼琴,提到了肖洛

快。有网友直言:“有些书不值得二次阅读,热度过去就被迅速出手。”偶像的青春写手没有了“热度”,成为“滞销作家”就必然了。

我们再来看看《活着》。《活着》是当代作家余华在1993年出版的一本老书。但是它却始终畅销不衰,2018年该书销量更呈现井喷式的提升。为啥?因为《活着》是余华的代表作之一,可以称得上“经典”之作。它获得中国图书特殊贡献奖、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等中外文学奖达十项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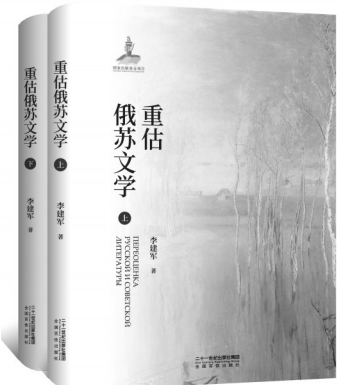
事实上,不仅是《活着》,《平凡的世界》《追风筝的人》等当代经典小说也畅销不衰。畅销不衰的经典书在近几年的出版界比比皆是,销量破百万的例子屡见不鲜。2011年首次出版的《百年孤独》卖了近700万册,2001年首次出版的《挪威的森林》卖了500万册,公版书《月亮与六便士》重新出版卖了100多万册。优秀作品的畅销不衰说明什么?说明优秀的作品有深度更耐读,给读者以精神上的营养,爆发力十分持久。经过时光的磨洗,它们愈发散发出迷人的光彩,吸引广大读者。

我始终认为,不管什么时代,不管图书的载体、出版形式发生多大的变化,图书只能是质量为王。只有给人以知识、智慧和陶冶情操的优秀图书,才能真正地为读者所喜爱,才能被一代又一代读者所喜爱。没有优秀的品质,哪怕作者是“天王”般的偶像,那他的书也终究会被读者所抛弃。

当然,靠“热度”支撑图书的畅销可使作家迅速富起来。但是作家的使命大抵不是自我富裕吧?作家不说是要写出“世”的经典之作,也该写出对得住良心、对得住读者、让读者开卷有益的作品。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说:“作家,特别是现实主义题材作家,必须扎根生活,必须耐得住寂寞,必须要有写出传世经典的野心和耐心。”作家应该如此呀!

两个榜单,也出版社提了个醒。出版社不要为了眼前的利润去“包装”,去捧偶像写手,靠偶像推动图书市场的“粉丝经济”。而是应该培养优秀作家,发现和挖掘优秀图书。只有出版长销不衰的图书,才能使出版社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武汉市青山区 匡生元



《重估俄苏文学》,李建军 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霍夫,提到了帕乌斯托夫斯基,提到了阿列克谢耶维奇。

有人可能会说,阿列克谢耶维奇不是白俄罗斯作家吗?不是出生在乌克兰吗?我认为,从文学角度说,她确实是一个苏维埃人或者说俄罗斯人。因为,她出生于1948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她的最美好的受教育成长时光都是在苏联度过。1984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还给她颁了一个文学奖项。她的写作恢复了或者说接续了俄罗斯伟大的精神传统——现实主义精神,人道主义传统,对灾难的关注,对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注,朴素而丰富的诗意性。

邱华栋:我觉得意识的分歧尤其是政权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很多作家的写作。但是文化是一条贯穿的长河,它具有许多可继承性的东西,比如说苏联时期,可能宗教的因素降低了,但是替代宗教的英雄主义上升为战争文学。苏联时期的战争文学非常辉煌。格罗姆的《生存与命运》、拉斯普京的《活着,并且记住》,还有法捷耶夫的《毁灭》,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作品。苏联时期也涌现出了许多诗人,比如从2017年去世的叶夫图申科,他是20世纪非常重要的大诗人,还有沃兹涅辛斯基,也是一位大诗人。从诗歌的角度来讲,也是有一条从18世纪、19世纪,到白银时代,到当代以来的源流。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文学的一个特点:文学是能够抵抗时间的。它可能和我们当下的时代密切相关,但是它还有能够抵抗时间的一种能力。文学最大的魅力也在于能让我们来抵抗时间,这也是我们作为文学人最幸福的地方。我们作为读者,作为作家,有一种能够抵抗时间的力量。